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创新 把所有难点转化为赞点

上海出品热播剧《特赦 1959》的创作历程

台前幕后

电视剧《特赦 1959》

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该剧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对国民党战犯进行改造和特赦的历史事件,再现 1949 年至 1959 年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间的伟大建设成就。作为比较少见的题材,该剧一经播出便获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观众和各路专家纷纷为之点赞。事实上,创作中创新总是最难的,每一个观众的赞点都是创作者夜以继日攻下的难点。



尊重历史艺术再现

“首次聚焦战犯改造特赦这一真实历史,在电视荧屏上进行艺术化再现,应该说这部剧的创作政治性、政策性、艺术性和历史感,要求都很高,驾驭难度很大,极具挑战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刘梅茹说。

首先,这是一部历史相关的作品。剧中,准确地表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所制定的对待战犯的一系列的政策,毛主席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强调这个政策;1956 年中央决定战犯大集中,其中有影响的两百多名战犯中有高级将领如杜聿明、王耀武等,重点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该剧也有表现;1959 年特赦名单严格的审核批准程序……这些历史事实,必须准确,也必须严肃,不容虚构。

其次,这也是一部电视剧,艺术作品不是

纪录片,剧中也用艺术的方式表现了一些历史事件。比如战犯到功德林集中,功德林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对战犯的军事化管理,但是又具有人道主义的管理。“在管理过程当中,抗美援朝写得很技巧,它没有去表现战场上怎么打,是通过广播报纸的讯息,让战犯们讨论,最后请来陈赓大将做报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说,“同时剧中也艺术化地表现了历史人物,如王耀武、杜聿明、康泽等人。”

剧中当然也有虚构的故事,如战犯蔡守元听到了原来军统头目徐安举说他是汉奸这场戏,对蔡守元精神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他得了精神病。以后怎么治好他的精神病都是虚构的,但这个虚构不是捏造出来的,是根据蔡守元这个人物的心理情况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而进行的虚构。所以这种虚构是艺术的真,是鉴于历史真实创造出来的艺术真实。中

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说,“思想改造就是表现他们的思想上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这部剧刻划的细节,让它带有了非常生动的观赏性的东西。”

爱国主义照进现实

作为国庆 70 周年献礼剧,《特赦 1959》用戏剧手法再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战犯接受十年思想改造并在国庆 10 周年得到特赦的故事。编剧赵琪说:“这部剧既符合历史契机,又具有现实意义,是不忘初心的最好呈现。”

改造难,改造人的思想尤其难。像王耀武、杜聿明、黄维这些人,身经百战,阅人无数,城府很深,要改造他们,那真是难乎其难。但再难,也有法儿。正如剧中功德林管理所政委说的,他们再厉害,也被我们打败了,说明

我们比他们还厉害。这也传递出“在军事上战胜对手,在思想上征服对手”的远大目标。它代表着胜利者的气魄、新生政权的自信和共产党人的胸怀。

“这样的作品,它不仅仅在题材上是独特的,更值得当下的年轻人去关注,正如海报里面的八个字——君子赦过,强国宥罪。”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教授杨乘虎说,“从历史的角度去看,1949 年-1959 年的新中国一定不是强国,但是今天的人们愿意更倾向于站在一个强国和君子的胸襟和包容度层面上,来回望当年新生的执政党在那个年代高度的政治智慧。”

该剧将爱国主义照进现实,让观众思考爱国爱人民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李京盛认为,“故事还应该续集,这些人物出来后,怎么融入社会,融入人民的。” 本报记者 吴翔

上交首登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舞台

《五行》中听到自然 音乐中“看见”中国

上海点心

朱渊

记者手记

在持续又热烈的掌声中第三度上台谢幕的余隆,面对观众巨大的热情也很是感动,不禁和台下的知音们开起了玩笑:“苏格兰的酒真的很美味,但是我恐怕不能再贪杯,因为接下来我要为你奉上一道‘上海点心’。”话音落下,一曲欢快又洋溢着暖意的《良宵》在音乐厅响起,就像是冷风中端起一碗热热的黑芝麻汤圆,让人觉得苏格兰高地的风也没有那么凛冽了,让即将要夜行归家的观众们深感惬意。

就余隆看来,在海外演出,有意识地加入中国作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把璀璨渊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家的风貌展现给世界观众,是上海乃至中国交响人不变的使命:“上海交响乐团是一个窗口,我们希望全球的观众可以通过她了解中国文化。就像我们把《五行》带到世界各地,不仅仅只是对一个创新的音乐作品的诠释,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对中国文化能有一个深入理解的机会,通过音乐,看到今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



我在现场

爱丁堡当地时间昨晚 7 时 30 分,上海交响乐团 140 周年世界巡演爱丁堡站演出在拥有百年历史的亚瑟音乐厅奏响。这是来自中国的交响乐团首度登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舞台。当晚,上交音乐总监余隆执棒乐团为当地观众奉上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五行》、德沃夏克《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三部曲目(见图)。

当余隆的指挥棒如同草书中最后一捺横扫过乐队,为整场演出画上句号,几乎同一时间,现场掌声骤响,“BRAVO”不绝于耳,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年观众亦纷纷起立为来自中国的“交响之声”喝彩。

昨晚的演出,以中国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五行》开场,乐曲中既有洁净透彻的“水”,亦有铿锵明亮的“金”;既有宽广包容的“土”,亦有深沉飘逸的“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被化作小提琴、木管、竖琴和叮叮当当的打击乐,用交响的语汇解读充满中国哲思的道法自然。五行相生相克,却又循环往复,让人听到时间的流逝,也听到生命

的更迭。

紧随其后,演奏家艾丽莎·韦勒斯坦一袭长裙登台,德沃夏克《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优美旋律从她的指尖缓缓流淌,一曲奏罢,观众意犹未尽,长达 2 分钟的掌声,换来安可曲——选自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那段经典的《月亮颂》。

昨晚的音乐厅里座无虚席,观众席里近四分之三都是花白头发的中老年人,有互相搀扶着来度“良宵”的老夫妻,也有打扮得格外精致结伴而来的“老闺蜜”,即便其中有些走路蹒跚或需依赖手杖,但谢幕时他们丝毫不吝惜他们的赞赏之情,并坚持起立鼓掌以致诚意。

拄着拐杖从 15 排正中位置往外挪步的坎贝尔太太在先生的搀扶下走在散场队伍的尾端,82 岁高龄的她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年要看 10 场音乐会的习惯,选择上交的这场演出作为今年的 1/10,她觉得很值得:“虽然我没有去过中国,这个愿望以我这样的年纪恐怕也很难实现,但我知道中国是个很美的国家,在他们的音乐中我也仿佛看到了那些在电影中常常会出现的让人难忘的画面。”

特派记者 朱渊(本报爱丁堡今日电)

